

續資治通鑑

續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十二

元紀三十 起開達教牂正月盡前 蒙協洽十二月凡二年

順帝

至正十四年春正月甲子朔汴梁城東汴水冰皆成五

色花草如繪畫三日方解 丁丑帝謂托克托

曰朕嘗佗多爾濟克勒舊佗朶思好事迎白傘蓋游皇

城實爲天下生靈之故今命喇嘛選僧一百八人仍佗

多爾濟克勒好事凡所用物官自給之毋擾於民

二月立鎮江水軍萬戶府命江浙行省右丞佛嘉律領之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十二

詔河南淮南兩省竝立義兵萬戶府遣吏部侍郎
貢師泰和糴於浙西時江浙兵起京師食不足故命師
泰和糴得糧百萬石建清河大壽元忠國寺以江浙
廢寺田歸之三月朔癸亥日有食之己巳廷試進
士六十二人賜薛朝晤牛繼志等及第出身壬申以
皇太子行幸和買駝馬丙子潁州陷是月中書定
擬義兵立功者權任軍職事平授以民職從之詔和
買馬於北邊以供軍用凡有馬之家十匹內和買二匹
每匹給鈔一十錠是春大雨凡八十餘日羣龍穴地
而出者無數夏四月癸巳汾州介休縣地震泉湧

是月帝如上都 造過街塔於盧溝橋 五月甲子安

豐正陽賊圍廬州 是月詔修砌北巡所經色澤嶺黑

石頭河西沿山道路創建龍門等處石橋 皇太子徙

居宸德殿命有司修葺之 立南陽鄧州等處毛葫蘆

義兵萬戶府募土人爲軍免其差役令討賊自效因其

鄉人自相團結號毛葫蘆故以名之募寧夏善射者及

各處回回珠圖舊作朮忽今改殷富者赴京師從軍 郭子興

以鎮撫朱元璋爲總管率兵攻全椒克之 六月辛卯

朔張士誠寇揚州丙申達實特穆爾舊作達識帖睦爾今改以兵

討士誠敗績諸軍皆潰詔江浙行省參政佛嘉律舊作佛家

改問今 會達實特穆爾復進兵討之 己酉彭早住趙君

用陷盱眙縣庚戌陷泗州官軍皆潰命刑部尚書阿嚙

舊倫阿於海寧州等處募兵討泗州攸黑劉辰羣雄事略曰元史載盱眙

之陷不指名爲何兵而繫於張士誠寇揚州之下故平

吳錄諸事皆云士誠攻揚州尋陷盱眙及泗州辨證曰

是時士誠方起高郵攻揚州其兵豈能遽及盱眙攻兪

本記事錄其爲濠兵無疑也洪武實錄於甲午七月克

滁陽之下書曰未逾月彭早住趙君用邀上將兵守盱

泗滁陽王廟碑亦云彭趙東屯泗州則知陷盱泗者彭

趙之兵也 今從之 秋七月潞州襄垣縣大風拔木偃禾 是

月汾州孝義縣地震 八月冀寧路榆次縣桃李華

帝至自上都 江西行省左丞相策琳沁巴勒舊倫亦

改今以疾卒於官追封齊王諡忠獻時左丞和尼齊舊倫

火併

赤今

及平章政事道通

舊倫道重今改

以兵平富瑞二州分鎮

其地適歲大旱公私匱乏道通乃移咨江浙行省借米數十萬石鹽數十萬引凡軍民約三日入糴官米一斗入緡鈔二貫又三日買官鹽十斤入緡鈔二貫民皆優之由是安堵如故而賊亦不敢犯其境道通高昌人也

九月庚申以湖廣行省左丞呂思誠復爲中書左丞思誠初左遷湖廣貽書參議龔伯璠曰去年許可用爲河南左丞今年呂思誠爲湖廣左丞世事至此足下得無動心乎抵武昌城下語諸將曰賊據城與諸君相持經久必不知吾爲此來出其不意可以入城遂行諸將

不獲已隨其後竟不煩轉鬪而入思誠於是申號令戒
職事修器械葺城郭明步伍先謀自守徐議出征苗軍
暴橫侵辱省憲思誠正色叱之曰若等能殺呂左丞乎
自是無敢復至俄召還中書去三日城復陷 辛酉命
太師右丞相托克托總制諸王諸省各翼軍馬討張士
誠黜陟子奪一切庶政悉聽便宜行事省臺院部諸司
聽選官屬從行稟受節制西域西番皆發兵來助旌旗
亘千里金鼓震野出師之盛未有過之者 甲子封高
麗國王托克托布哈舊作脫脫不花今改爲瀋王 丁卯立寧宗
影堂 是月以穆清閣成賜工匠皮衣各一領葢海青

鷹房閣連延數百間千門萬戶取婦女實之爲大喜樂
故也 濠州兵陷六合縣 方國珍執元帥頁特密實
黃巖州達魯噶齊宋巴延布哈知州趙宜浩以俟詔命
以宣政院使哈瑪爾舊作哈麻今改復爲中書平章政事

冬十月戊戌詔達實巴都魯及台哈布哈等會軍討安
豐 甲辰詔加號海神爲輔國護聖庇民廣濟福惠明
著天妃 托克托師次濟寧遣官詣闕里祀孔子過鄒
縣祀孟子 十一月丙寅敕中書省樞密院御史臺凡
奏事先啟皇太子 丁卯托克托領大兵至高郵辛未
與張士誠戰於高郵城外大敗之遂遣兵西平六合是

役也一切軍資衣甲器仗穀粟薪藁之屬咸取具于江浙平章政事慶圖規措有方陸運川輸千里相屬朝廷賴之六合遣使求救於滁州郭子興與其帥有隙怒不發兵朱元璋曰六合破滁不獨存脣齒也可以小賊而棄大事乎子興悟問諸將誰可往者時官軍號百萬諸將畏之莫敢往且以禱神不吉爲辭元璋曰事之可否當斷於心何禱也遂帥師趨六合與耿再成守瓦梁壘官軍攻之急每日暮壘垂陷官軍去之詰朝復完壘與戰尋以計紿之乃斂兵入舍備糗糧遣婦女倚門戟手大罵官軍鎔愕不敢逼遂列隊而出徐引還滁州旣

而官軍復大集元璋令再成佯走誘之渡澗伏發城中
鼓譟而出官軍敗走元璋恐益兵來攻謀款其師乃具
牛酒斂所獲馬遣父老送還告其帥曰城主老病不能
行謹遣犒軍城中皆良民所以結聚者備它盜耳將軍
幸撫存之惟軍需是供今高郵巨寇未滅非併力不可
奈何分兵攻良民乎其帥信之謂其眾曰非良民豈肯
還馬卽日解去由是滁城得完子興無意遠略但欲據
滁自王元璋因說曰滁山城也舟楫不通商賈不集無
形勝可據不可居也子興嘿然元璋遂不復言是月
達實巴圖魯復苗軍所據鄭均許三州皇太子修佛

事釋京師死罪以下囚 十二月辛卯絳州北方有紅氣如火蔽天 托克托之出師也以汝中柏爲治書侍御史俾輔額森特穆爾中柏累言哈瑪爾必當屏斥不然必爲後患額森特穆爾不從哈瑪爾知之甚恐先是皇太子之立哈瑪爾與托克托議授冊寶禮托克托每言中宮有子將寘之何所以故久不行至是哈瑪爾遂訴于皇后曰皇太子旣立而冊寶及郊廟之禮不行者托克托兄弟之意也皇后旣頗信之哈瑪爾復與宣徽使旺嘉努之子僧格實哩額森特穆爾之客明里明古譖諸太子會額森特穆爾移疾家居於是監察御史袁

賽音布哈

舊倫袁賽音不花今改

等承望哈瑪爾風指劾奏托克

托出師三月略無寸功傾國家之財爲己用半朝廷之官以自隨其弟額森特穆爾庸材鄙器玷汗清臺綱紀之政不修貪淫之心益著章三上始允詔收御史臺印令額森特穆爾出都門聽旨而以旺嘉努爲御史大夫丁酉詔削托克托官爵安置淮南路額森特穆爾安置寧夏路以台哈布哈爲河南行省左丞相伊闕察爾加太尉舒蘇知樞密院事當是時丞相督軍將士效命高郵城旦夕且破而忽聞有詔解軍軍中皆大哭辛亥詔至參議龔伯璠曰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且丞相出師

時嘗被密旨今奉此一意進討可也詔書且勿開開則
大事去矣托克托曰天子詔我而我不從是與天子抗
也君臣之義何在既聽詔托克托頓首謝曰臣至愚荷
天子寵靈委以軍國重事蚤夜戰兢懼弗能勝一旦釋
此重負上恩所及者淺矣先是大臣子弟領軍從行者
哈瑪爾歷告其家陰遣人先來軍中白其長曰詔書且
至不卽散者當族誅以故宣詔畢卽時解散其無所附
者多從紅軍如鐵甲一軍入襄陽號鐵甲吳者是也是
日托克托出兵甲及名馬三千分賜諸將俾各帥所部
以聽伊闕察爾舒蘇節制塔省副使哈喇台曰丞相此

行我等必死它人之手今日寧死丞相前拔劍刎頸而
死托克托居淮安一月復有旨移置伊集納路卽漢居
延塞也西南距甘州一千五百里 有上變告龔伯璠
勸托克托勒兵北向者下其事逮問詞連中書左丞烏
古孫良楨簿對無驗伯璠伏誅良楨仍還爲左丞 初
威順王庫春布哈以賊據湖廣奪王印是月討賊累立
功詔還其印仍鎮湖廣 是月紹興路地震 達實巴
都魯復河陰鞏縣 徭賊自耒陽寇衡州萬戶許托因
死之 是歲詔諭民間私租太重以十分爲率減三分
永爲定例 京師大饑加以疫癘民有父子相食者

帝於內苑造龍船命內官供奉少監塔斯布哈董其事
帝自製船樣首尾長一百二十尺廣二十尺前瓦廉棚
穿廊兩暖閣後吾殿樓子龍身并殿宇用五彩金妝前
有兩爪上用水手二十四人紫衫金荔枝帶四帶頭巾
於船兩旁下各執篙一自後宮至前宮山下海子內往
來遊戲行時其龍首眼口爪尾皆動又自製宮漏約高
六七尺廣半之造木爲櫃陰藏諸壺其中運水上下櫃
上設西方三聖殿櫃腰立玉女捧時刻籌時至輒浮水
而上左右立二金甲神一懸鐘一懸鈺夜則神人自能
按更而擊無分毫差當鐘鈺之鳴獅鳳在側者皆翔舞

櫛之西東有日月宮飛仙六人立宮前遇子午時飛仙
自能耦進度仙橋達三聖殿已而復退立如前其精巧
絕出人謂前代所未有時帝怠於政事荒淫游宴以宮
女三聖努妙樂努文殊努等一十六人按舞名爲十六
天魔首垂髮數瓣戴象牙佛冠身被纓絡大紅銷金長
短袞金雜襖雲肩合袖天衣綬帶鞋襪各執加巴喇般
之器內一人執鈴杵奏樂又宮女一十一人練椎髻勒
帕常服或用唐帽窄衫所奏樂用龍頭管小鼓箏箜篌
琵琶胡琴響板拍板以宦者察罕岱布哈舊倫長安迭
不花今改
管領遇宮中讚佛則按舞奏樂宮官受祕密戒者得入

餘不得預 武昌自十二年爲沔寇所殘燬民死於兵
疫者十六七而大江上下皆劇盜阻絕米直翔湧民心
皇皇總管成遵言於省臣假軍儲鈔萬錠募勇敢之士
具戈船截兵境且戰且行糴粟於太平中興民賴以全
活者眾會省臣出師遵攝省事于是省中府中惟遵一
人乃遠斥候塞城門籍民爲兵得五千餘人設萬夫長
四配守四門所以爲防禦之備甚至號令嚴肅賞罰明
當賊船往來江中終不敢近岸城賴以安 大臣有薦
禮部郎中吳當世居江西習知其民俗且其才可任政
事者詔特授江西廉訪使借江西行省參政和尼齊兵

部尚書黃昭招捕江西諸賊便宐行事當以朝廷兵力
不給既受命至江南卽招募民兵由浙入閩至江西建
昌界招安新城孫塔擒殄李三道路旣通乃進攻南豐
渠凶鄭天瑞遁鄭原自刎死當澄之孫也 樞密院判
官董搏霄從丞相托克托征高郵分戍鹽城興化賊巢
在大縱德勝兩湖間凡十有二悉剿平之卽其地築芙
蓉砦賊入輒迷故道盡殺之自是不敢復犯賊恃習水
渡淮北據安東州搏霄招善水戰者五百人與賊戰安
東之大湖大敗之遂復安東 先是樞密院都事徐人
石普以將略稱從院官守淮安詣丞相托克托面陳取

高郵之策且日高郵負重湖之險地皆沮洳騎兵卒莫能前幸與普步兵三萬保爲取之托克托遂命權山東義兵萬戶府事招民義萬人以行汝中柏陰阻之滅其軍半初命普偃宐行事及行又使聽淮南行省節制普次范水砦夜漏三刻下令銜枚趨寶應其營中戛鼓如平時抵縣卽登城樹幟賊大驚潰因撫安其民水陸進兵乘勝拔十餘砦將抵高郵城分兵三隊一趣城東備水戰一爲奇兵虞後一自將攻北門遇賊與戰賊不能支遁入城普先士卒躡之縱火燒關賊懼謀棄城走而援軍望之按甲不進且忌普成功總兵者遣蒙古軍千

騎突出普軍前欲收先入之功而賊以死扞蒙古軍懼
怯卽馳回遂爲賊所蹂踐率墜水中普勒餘兵血戰夏
久仗劔大呼曰大丈夫當死國有不進前者斬奮戟入
賊陳中從者僅三十人至日西援絕被槍墜馬復步戰
數合賊益至左脅爲賊槍所中猶手握其槍以斫賊賊
眾攢槍刺普普與從者皆力戰而死 朱文正元璋伯
兄之子也先同其母避亂與季父相失至是聞駐兵滁
陽遂來歸姊子李文忠以母卒隨其父禿亂軍中幾不
能存至是亦來歸文忠年十二牽舅衣而戲元璋曰外
甥見舅如見母也命與沐英同姓朱英定遠人父母俱

元璋見而憐之收以爲養子

至正十五年春正月辛未大鄂爾多儒學教授鄭咷建言蒙古乃國家本族宜教之以禮而猶循本俗不行三年之卷又收繼庶母叔孀兄嫂恐貽笑後世必宜改革繩以禮法不報 丁丑徐壽輝將倪文俊復陷沔陽威順王庫春布哈令其子報恩努接待努佛嘉努同湖南元帥何思南以大船四十餘水陸竝進至沔陽攻倪文俊且載妃妾以行兵至漢川雞鳴汊水淺船閣不能行文俊以火筏盡燒其船接待努佛嘉努皆遇害報恩努自殺妃妾皆陷庫春布哈走陝西 時河南賊數渡河

焚掠州縣中書參議成遵言於丞相曰今天下州縣器
亂過半而河北稍安者以天塹黃河爲之障賊兵卒不
能飛渡所以剝膚椎髓以供軍儲而民無滾怨者視河
南之民猶得保其室家也今賊北渡河官軍不禦是大
河之險亦不能守河北之民復何所恃乎河北民心一
搖國勢將若之何語未畢哽咽不能言宰執以下皆爲
之揮涕乃入奏帝卽遣使罪守河將帥而防禦稍嚴仍
遣兵分守陝西山東諸路 滌帥乏糧諸將謀所向朱
元璋曰困守孤城誠非計今欲謀所向惟和陽可圖然
其城小而堅可以計取難以力勝也郭子興曰如何元

璋日向攻民寨時得民兵號衣二其文曰廬州路義兵
今擬置三千選勇敢士椎髻左衽衣青衣佯爲北軍以
四橐駝載賞物驅而行聲言廬州兵送使者入和陽賞
賚將士和陽必納之因以絳衣兵萬人繼其後約相距
十餘里候青衣兵薄城舉火爲應絳衣兵卽鼓行而前
破之必矣子興從其計使張天祐將青衣兵趙繼祖爲
使者前行耿再成率絳衣兵繼其後天祐至陸陽關和
陽父老以牛酒出迎會日午天祐兵從它道就會誤約
再成過期不見舉火意天祐必已進據率眾直抵城下
平章額森特穆爾急閉門以飛橋縋兵出戰再成不利

中矢忝官軍追至千秋垣日暮收兵還天祐等始至適
與官軍遇急擊之追至小西門城上急抽橋湯和以刀
斷其索天祐等奪橋而登將士從之遂據和陽額森特
穆爾夜遁再成敗歸謂天祐陷沒俄又報官軍入滁遣
使來招降子興益恐召元璋與謀元璋乃呼使者入叱
令膝行見子興眾皆欲殺之元璋曰殺之是速其來也
不如恐以大言縱使去彼必憚我不敢進子興從之急
屬元璋率兵往仍規取和陽至則天祐已據城矣乃入
撫定其民子興於是命元璋總和陽兵時諸將多子興
部曲未肯屈服獨湯和奉命唯謹李善長委曲調護之

諸將多殺掠城中夫婦不相保元璋惻然召諸將謂曰
諸君自滁來多掠人妻女軍中無紀律何以安眾凡所
得婦女悉還之於是各相攜而去民大悅 閏月壬寅
以各衛軍屯田京畿人給鈔五錠以是日入役日支鈔
二兩五錢仍給牛種農器命司農司令本管萬戶督其
勤惰 二月乙未劉福通等自礪山夾河迎韓林兒至
立爲皇帝又號小明王建都亳州國號宋建元龍鳳以
其母楊氏爲皇太后杜遵道盛文郁爲丞相羅文素劉
福通爲平章劉六知樞密院事撤鹿邑縣太清宮材建
宮闕遵道等各遣子入侍遵道本國子生嘗上書于知

樞密院事滿濟勒噶台請開武舉以收天下智謀勇力之士滿濟勒噶台以遵道補本院掾史遵道知不能行其策乃棄去適潁州爲紅軍舉首至是遂相小明王戊辰命太傅御史大夫旺嘉努爲中書右丞相中書平章政事定珠爲左丞相王申立淮東等處宣慰使都元帥府於天長縣統濠泗義兵萬戶府并淇澤等處義兵聽富民願出丁壯義兵五千入者爲萬戶五百名者千戶一百名者百戶仍降宣敕牌面是月命刑部尙書董銓等與江西行省平章政事和尼齊專任征討之務優宥從事遣使先降曲赦諭以禍福如能出降釋其

本罪執迷不悛剋日進討 三月癸巳徐壽輝兵破襄陽 甲午命旺嘉努攝太尉持節授皇太子玉冊錫以冕服九旒祇謁太廟 托克托既命移伊集納路臺臣猶以謫輕疏列其兄弟之罪辛丑詔流托克托于雲南大理宣慰司鎮西路流額森特穆爾于四川碉門托克托長子哈喇章肅州安置次子三寶努蘭州安置家產簿錄入官 是春蘇州雨血 官軍十萬攻和州朱元璋以萬人距守閒出奇兵擊之官軍數敗多死者乃解去城中復乏糧時太子圖沁及樞密副使弁珠瑪民兵元帥陳埜先各遣兵分屯新塘高望青山雞籠山道梗

不通元璋率兵擊走之濠州舊帥孫德崖亦乏糧率所部就倉和州郭子興故與德崖有隙聞之怒自滁來和德崖聞子興至卽欲它往其軍先發德崖後元璋送其軍出城行二十里忽城中走報滁軍與德崖鬪德崖爲子興所執元璋大驚亟呼耿炳文吳楨策騎欲還德崖軍先發枉道者忿怛擁元璋行數里遇德崖弟欲加害有張某者力止之子興聞元璋被執如失左右手亟遣徐達往代張復諭其眾歸元璋於是子興亦釋德崖去旣而達亦脫歸子興勇悍善戰而性悻直不能容物以德崖故飲懼而終子興旣率眾推其長子天敘爲元帥

而德崖以宿將欲代統其軍天敘恐不能制乃以書邀
朱元璋爲已助 夏四月壬戌中書省臣言江南因盜
賊阻隔所在闕官宜遣人與各省及行臺官以廣東廣
西海北海南三品以下通行遷調五品以下先行照會
之任江浙行省三年一次遷調福建等處闕官亦依前
例從之 癸酉以中書左丞相定珠爲右丞相平章政
事哈瑪爾爲左丞相太子詹事僧格實哩爲平章政事
舒蘇爲御史大夫於是國家大柄盡歸于哈瑪爾兄弟
矣 懷遠人常遇春剛毅多智勇膂力絕人年二十三
爲羣盜劉聚所得遇春察其多抄掠無遠圖聞和州恩

威日著兵行有律獨率十餘人歸附請爲先鋒元璋曰
爾饑故來歸耳且有故主在吾安得奪之遇春頓首泣
曰劉聚盜耳無能爲也倘得效力賢者雖死猶生元璋
曰能相從渡江乎取太平後屬我未晚也 是月帝如
上都 詔翰林待制烏訥爾集賢待制孫搗招安高郵
張士誠仍齋宣命印信牌面與鎮南王博囉布哈及淮
南行省廉訪司等官商議給付之 御史臺劾奏中書
左丞呂思誠罷之 寧國敬亭麻姑華陽諸山崩 五
月壬辰復襄陽路詔削台哈布哈官齋台哈布哈以軍
乏糧之故遂驕蹇不遵朝廷命令軍士往往剽掠爲民

患監察御史額特呼圖等劾其慢功虐民乃削其官齋

仍俾率領和碩衮

舊倫火赤
溫今改

從征命四川行省平章達

實巴圖爾總領其軍

庚戌倪文俊自沔陽復破中興

路元帥多爾濟巴勒死之

亳州遣人招和陽諸將諸

將惟張天祐往尋自亳歸齋杜遵道檄授郭天敘爲都

元帥張天祐右副元帥朱元璋左副元帥元璋初欲不

受曰大丈夫寧能受制于人邪已而諸將議藉爲聲援

遂從之紀年稱龍鳳然事皆不稟其節制時和州西南

民砦次第剗平而城中乏糧元璋與諸將謀渡江無舟

楫有趙普勝俞通海者擁眾萬餘船千艘據巢湖結水

砦與廬州左君弼有隙懼爲所襲是月遣俞通海閒道
來附乞發兵爲導元璋謂徐達等曰方謀渡江而巢湖
水軍來附吾事濟矣遂親往與普勝等會就觀水道以
舟出和陽而相城牖馬場河等隘口皆爲中丞曼濟哈
雅舊倫蠻子
海牙今改水砦所扼惟一小港可達然淺涸不可通

大艦已而大雨兼旬川谷流溢素非行舟處皆水漲丈
餘元璋喜曰天助我也遂乘漲發巢湖舟魚貫而進至
黃墩趙普勝以所部叛去餘舟悉至和陽乃降舟之未
至遣人誘曼濟哈雅軍來互市遂執之得十九人皆善
操舟者令其教諸軍習水戰命廖永安張得勝俞通海

等將之攻曼濟哈雅峪溪口敵舟高大不利進退永安
等操舟如飛左右奮擊大敗其眾遂與諸將定渡江之
計諸將咸欲直趨金陵元璋曰取金陵必自采石始采
石南北喉襟得采石然後金陵可圖也 六月丁卯監

察御史哈琳圖劾奏托克托之師集賢大學士吳直方
及其參軍赫漢長史和勒齊等竝宜追奪從之 監察

御史懷格等辨明中書左丞呂思誠給還元追所授宣
命玉帶 丁丑保德州地震 庚辰徵徽州處士鄭玉

爲翰林待制賜以御酒名幣玉解疾不起而爲表以進
曰名壽者祖宗之所以遺陛下使與天下賢者共之陛

下不得私與人待制之職臣非其才不敢受酒與幣天下所以奉陛下陛下得以私與人臣不敢辭也 是月
朱元璋帥諸將渡江與廖永安舉帆前行永安請所向
元璋曰采石大鎮其備必固牛渚磯前臨大江彼難爲
備禦今往攻之其勢必克乃引帆向牛渚風力稍勁頃
刻及岸守者陳于磯上舟距岸三丈許未能猝登常遇
春飛舸至元璋麾之應聲挺戈躍而上守者披靡諸軍
從之遂拔采石沿江諸壘望風迎附諸將以和陽匱乏
各欲取資而歸元璋謂徐達曰如此則再舉必難江東
非我有大事去矣因令悉斬纜推置急流中舟皆順流

東下諸將大驚問故元璋曰成大事不規小利此去太平甚近舍此不取將奚爲諸將乃聽命自官渡向太平直趨城下縱兵急攻遂拔之平章鄂勒哲布哈與僉事張旭等棄城走執其萬戶納克楚

舊作納哈
出今改

太平路總

管靳義出東門赴水死元璋曰義士也具棺葬之耆儒李習陶安等率父老出城迎謁安見元璋狀貌謂習等曰龍姿鳳質非常人也我輩今有主矣師之發采石也先令李善長爲戒戢軍士榜比入城卽張之士卒欲剽掠者見榜愕然不敢動有一卒違令卽斬以徇城中肅然富民陳迪獻金帛卽以分給諸將士召安習與語時

事安因獻言曰四海鼎沸豪傑竝爭攻城屠邑互相雄
長然其志在子女玉帛非有撥亂救民安天下之心明
公率眾渡江神武不殺以此順天應人而行弔伐天下
不足定也元璋曰吾欲取金陵如何安曰金陵帝王之
都龍蟠虎踞阻以長江之險若據其形勢出兵以臨四
方則何向不克此天所以資明公也元璋大悅禮安甚
厚由是一切機密輒與議焉改太平路爲太平府以李
習知府事李善長爲帥府都事汪廣洋爲帥府令史時
三帥雖共府署事而運籌決策皆出自元璋將士樂戰
軍民傾向權歸于一矣 時中丞曼濟哈雅等以巨舟

截采石江閉姑孰口絕和州軍歸路方山砦民兵元帥
陳堃先以眾數萬攻太平鎮甚銳朱元璋命徐達鄧愈
湯和引兵出姑孰來迎戰而設伏襄城橋以待之堃先
敗走遇伏腹背受敵遂擒堃先 是夏大雨江漲安慶
屯田禾半沒城下水湧有物吼聲如雷簽淮西都元帥
府余闕祀以少牢水輒縮秋稼登得糧三萬斛闕度軍
有餘力乃浚隍增埤外環以大防浚塹三重南引江水
注之環植木爲柵城上四面起飛樓表裏完固 秋七
月壬辰右副元帥張天祐率諸軍及陳堃先部曲攻集
慶路弗克而還 壬寅倪文俊復陷武昌漢陽 遣親

王寶勒們四川左丞寶勒布等各率兵守禦山東湖廣
四川諸路及招諭濠泗諸起兵者中書右丞許有壬言
朝廷務行姑息之政賞重罰輕故將士貪掠子女玉帛
而無鬪志遂倡爲招諭之策耳不聽 陳瑊先之被擒
也朱元璋釋不殺瑊先問生我何爲元璋曰天下大亂
豪傑竝起勝則人附敗則附人爾旣以豪傑自負豈不
知生爾之故瑊先曰然則欲我軍降乎此易爾乃爲書
招其軍明日皆降曼濟哈雅勒呼木等見瑊先敗不敢
復進攻率其眾還屯峪溪口 八月庚申命南陽等處
義兵萬戶府召募毛葫蘆義兵萬人進攻南陽 戊辰

以中書平章政事達實特穆爾爲江浙行省左丞相時
江淮驛騷南北阻隔詔許達實特穆爾便宜行事達實
特穆爾任用非人肆通賄賂賣官鬻爵惟視貨之輕重
爲高下由是謗議紛然而所部郡邑往往淪陷亦恬不
爲意 雲南死可伐等降令其子莽三以方物來貢乃
立平緬宣撫司四川向思勝降以安定州改立安定軍
民安撫司 是月帝至上都 詔淮南行省左丞相
秦費音統淮南諸軍討所陷郡邑仍命湖廣平章勒呼
穆以所部苗軍聽其節制秦費音駐濟寧已久糧餉苦
不給乃命有司給諸軍牛具以種麥自濟寧達于海州

民不擾而兵賴以濟又議立土兵元帥府輪番耕戰
和州鎮撫徐達軍自太平進克溧水將攻集慶路初陳
瑄先之爲書也陽爲招辭意實激之不意其眾遂降自
悔失計及聞欲攻集慶私謂部曲曰汝等攻集慶毋力
戰俟我得脫還當與官軍合朱元璋聞其謀召語之曰
人各有心從元從我不相強也縱之還諸軍克溧陽瑄
先乃收餘眾屯于板橋陰與行臺御史大夫福壽合爲
書以報太平言集慶城三面阻水不利步戰晉王渾王
濬隋賀若弼韓擒虎楊素皆以戰艦取勝今環城三面
元帥與苗軍建寨其中連絡三十餘里陸攻則慮其斷

後莫若南據溧陽東擣鎮江扼險阻絕糧道示以持久可不攻而下也元璋知其計以書復之曰歷代之克江南者皆以長江天塹阨隔南北故須會集舟師方克成功今吾渡其上流彼之咽喉我已拒之捨舟而進足以克捷自與晉隋形同勢異足下柰何舍全勝之策而爲此迂迴之計耶乃遣裨將習伯容攻蕪湖縣克之置永昌翼以伯容爲萬戶 托克托行至大理騰衝知府高惠見托克托欲以其女事之許築室一程外以居雖有加害者可以無虞托克托曰吾罪人也安敢念及此與辭以絕之是月朝廷遣官移置阿輕乞之地高惠以托

克托前不受其女首發鐵甲軍圍之 九月郭天敘張

天祐督兵自官塘經同山進攻集慶之東門陳埜先自

板橋直抵集慶攻南門自寅至午城中堅守埜先邀郭

天敘飲殺之擒張天祐獻于福壽亦殺之

攷異明實錄云郭張皆戰

死陳基西夏永年公勲德詩序云生擒郭張今從余本紀事錄二帥俱沒諸將遂奉朱

元璋爲都元帥 陳埜先追襲至葛仙鄉鄉民兵百戶

盧德茂謀殺之遺壯士五十衣青衣出迎埜先不虞其

圖已與十餘騎先行青衣兵自後攢槊刺殺之埜先既

死其子兆先復集兵屯方山曼濟哈雅擁舟師結寨采

石爲掎角規復太平 先是河南行省平章達實巴圖

爾以兵進次長葛與劉福通野戰爲其所敗將士奔潰
是月至中牟收散卒圍結屯種賊復來劫營掠其輜重
遂與博囉特穆爾相失會劉哈喇布哈來援大破賊兵
獲博囉特穆爾歸之復駐汴梁東南青堤 冬十月丁
巳立淮南行樞密院于揚州 甲子帝謂右丞相定珠
等曰敬天地尊祖宗重事也近年以來闕于舉行朕將
親祀郊廟務盡誠敬不必繁文卿等其議典禮從其簡
者行之 庚午以衍聖公孔克堅同知太常禮儀院事
以其子希學襲封衍聖公 癸酉哈瑪爾奏言郊祀之
禮以太祖配皇帝出宮至郊祀所便服乘馬不設內外

儀仗教防隊子齋戒七日內散齋四日於別殿致齋三日二日於大明殿西幄殿一日在南郊祀所 丙子以郊祀命皇太子祭告太廟 己卯立黃河水軍萬戶府於小清口 十一月壬辰親祀上帝於南郊以皇太子爲亞獻攝太尉右丞相定珠爲終獻 甲午台哈布哈爲湖廣行省左丞相總兵招捕沔陽等處荆襄諸軍悉聽節制仍給以功賞宣敕金銀牌面 戊戌介休縣桃杏花 戊申中書右丞相定珠以病辭職命以太保就第治病 庚戌賊陷饒州路 是月達實巴圖爾攻夾河賊大破之 賊陷懷慶命右丞布哈討之 十二月

壬子朔朱元璋釋萬戶納克楚北歸納克楚者穆呼哩
裔孫也初獲時待之甚厚而納克楚居常鬱鬱不樂至
是元璋召語之曰爲人臣者各爲其主況爾有父母妻
子乎遂縱之歸 己巳以諸軍供餉浩繁命戶部印造
明年鈔本六百萬錠給之 乙亥以天下兵起下詔罪
已大赦天下 是月達實巴圖爾調兵進討大敗劉福
通等於太康遂圍亳州小明王出居安豐 立興元等
處宣慰使司都元帥府于興元路 己未哈瑪爾矯詔
遣使賜托克托鳩遂卒年四十二訃聞中書遣尙舍卿
七十六至阿輕乞之地易棺衣以斂托克托儀狀雄偉

頎然出于千百人中而器宏誠遠輕貨財遠聲色好賢
禮士皆出于天性至于事君之際始終不失臣節惟以
馭羣小急復私讎君子病焉。是歲荊州大水薊州雨
血湖廣雨黑雪陝西有一山西飛十五里山之舊基積
爲淩潭。紅巾賊勢滋蔓由汴以南陷鄧許嵩洛汝寧
府達嚕噶齊察罕特穆爾兵日益盛轉戰而北遂戍虎
牢以遏賊鋒賊乃北渡盟津焚掠至懷州河北震動察
罕特穆爾進戰大敗之餘黨柵河州殲之無遺類河北
遂定朝廷奇其功除中書刑部侍郎苗軍以滎陽叛察
罕特穆爾夜襲之擄其眾幾盡乃結營屯中牟已而淮

右賊椒三十萬掠汴以西來擣中牟營察罕特穆爾結陳待之以死生利害諭士卒士卒買勇決死戰無一不當百會大風揚沙自率猛士鼓譟從中起奮擊賊中堅賊遂披靡不能支棄旗鼓遁走追殺十餘里斬首無算軍聲益大振 盜起常之無錫江浙行省議以重兵殲之平章政事慶圖曰赤子無知迫於有司故弄兵耳苟諭以禍福彼無不降之理盜聞之果投戈解甲請爲良民 先是倪文俊質威順王之子而遣人請降求爲湖廣行省平章朝臣欲許者半參議中書省事成遵曰平章之職亞宰相也承平之時雖德望漢人抑而不與今

叛逆之賊挾勢要求輕以與之如網紀何或曰王子世
皇嫡孫也不許是棄之與賊非親親之道也遵曰項羽
執太公欲烹之以挾高祖高祖乃以分羹答之柰何今
以王子之故廢天下大計乎眾皆聽其論除治書侍御
史俄復入中書爲參政離省僅六日丞相每決大議則
曰姑少緩之眾莫曉其意及遵復入喜曰大政事今可
決矣 召陝西行省平章綽斯戩舊倫搠思
監今改知樞密院
事俄復拜中書平章政事初綽斯戩奉命討賊淮南身
先士卒面中流矢不爲動及是復爲執政一日入侍帝
心其面有箭瘢潑歎閔之遂有是命 杜遵道相小明

王得寵專權劉福通疾之令甲士搗殺遵道福通遂爲
丞相後稱太保攷異福通殺遵道事元史本紀小明王
徒擁虛名事皆決于福通福通每陷一城以人爲糧會
既盡復陷一處故其所過赤地千里

續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十三

聖天子受命於天，建國於中，統緒萬古，垂範百世。是以聖天子受命於天，建國於中，統緒萬古，垂範百世。

元紀三十一

起柔兆涸灘正月盡彊圍
倫麗六月凡一年有奇

順帝

至正十六年春正月壬午朔改福建宣慰使司都元帥府爲福建行中書省 是日張士誠弟士德陷常熟州時江陰羣盜互相吞啖江宗三朱英分黨戕殺宗三將入城殺英時英就招安爲判官州之僚佐無如之何遂申白江浙行省云朱英謀反省差元帥觀孫壓境觀孫利其貨賄逗遛不進英乘閒挈家逃去過江求救于士

誠乃質妻子偕兵復仇士誠初未決英盛陳江南土地之廣錢糧之多子女玉帛之富士誠乃遣士德率高郵兵由通州渡江入福山港遂陷常熟 丁酉太保定珠以病辭職不允 庚戌中書左丞相哈瑪爾罷先是哈瑪爾既相以前進西僧爲恥者其父圖嚕曰我兄弟位宰輔宜道人主以正今圖嚕特穆爾專以淫褻媚上天下士大夫必譏笑我有何面目見人我將除之且上日昏暗何以治天下皇太子年長聰明過人不若立之爲帝而奉上爲太上皇其妹聞之歸告其夫圖嚕特穆爾圖嚕特穆爾恐太子爲帝則已必先誅卽以聞于帝然

不敢斥言淫褻事第曰哈瑪爾謂陛下年老故耳帝大驚曰朕頭未白齒未落遽謂我老耶帝卽與圖噲特穆爾謀去其兄弟遂罷哈瑪爾辛亥御史大夫舒蘇亦罷以綽斯戩爲御史大夫復以定珠爲中書右丞相是月薊州地震倪文俊建僞都于漢陽迎徐壽輝居之

三月壬子朔張士德陷平江路據之

考異士誠陷平江元史本紀月

而不日後編從明實錄今仍之

江南自兵興以來官軍死鋒鏑鄉村農

夫游惰饑饉投充壯丁生不習兵烏合瓦解江浙行省丞相達實特穆爾以僞宐陞漕運萬戶托因爲參政統領官軍義民捍禦境上平章達嚕噶齊六十病亾陞松

江府達嚕噶齊哈薩沙爲平江達嚕噶齊領兵出戰除
都水庸田使貢師泰爲平江總管巡守城池吳江境上
止有元帥王與敬一軍戰敗死者過半殘兵千餘欲入
城中閉門不納退屯嘉興與敬淮西人也張士德衆
纔三四千人長驅而前直造北門弓不發矢劍不接刃
明日緣城而上遂陷平江路托因匿俞家園自刎不死
游兵殺之哈薩沙于境外聞城破自溺死貢師泰率義
兵出戰力不敵亦懷印綬遁變姓名匿跡于海濱旣而
崑山嘉定崇明州相繼降維揚蘇昌齡避亂居吳門士
德用爲參謀稱曰蘇學士毀承天寺佛像爲王宮改平

江路爲隆平府設省院六部百司凡寺觀庵院豪門巨室將士爭占而居無虛者時義軍府參謀楊椿守齊門淮兵奄至衆皆不知所爲椿獨謂寇不足畏明日城且陷椿猶躍馬呼其子若有所指授追者及之遂并遇害椿妻求得其尸亦自經死椿蜀之眉山人徙居吳中教授強起就小職率舉家殉義云嘉定州倖奉印降賊州吏尤鼎臣沮之爲其將所繫且誘以官鼎臣抗不受杖百錮于家 癸丑圖魯特穆爾辭職不允 綽斯戩劾奏哈瑪爾及其弟舒蘇等罪惡帝曰哈瑪爾兄弟雖有罪然侍朕日久與朕弟伊勒哲伯皇帝實同乳且緩其

罰令出征自效丙辰右丞相定珠及平章政事僧格實哩復言其罪惡不已乃命其兄弟出城受詔貶哈瑪爾惠州安置舒蘇肇州安置比行俱杖死初額森特穆爾就貶籍其家貲以賜哈瑪爾及是籍哈瑪爾家而所得之庫藏尙封識未啟時中外皆謂帝怒其譖托克托兄弟之故而不知有易主之謀實坐不軌之罪也哈瑪爾之死距托克托遇鳩才數十日人皆快之 平江旣陷嘉興地當衝要有司告急驛使不絕于道江浙丞相達實特穆爾兵少策無所出檄苗軍帥楊鄂勒哲舊倫楊完者今來守嘉興鄂勒哲取道自杭以兵劫達實特穆爾使

陞己爲本省參知政事達實特穆爾遂填募民入粟空
名告身予之 乙丑禁銷毀販賣銅錢 丙寅命翰林
國史院太常禮儀院擬皇后奇氏三代謚號王壽 己
卯命集賢直學士楊俊民致祭曲阜孔子廟仍葺其殿
宇 王與敬抵嘉興楊鄂勒哲欲殺之與敬遂往松江
謀結水寨於澱山諸湖令上戶供給其軍名曰守禦實
戀其地倡女也達嚕噶齊巴圖特穆爾知府崔思誠皆
與之不協會浙省又命元帥特古呼斯等提兵鎮守二
帥抗衡不相下己亥夜與敬率萬戶戴列孫等自西門
縱火大譟官僚潰散與敬自以輜重出西門乙巳鄂勒

哲部將蕭亮員成等率苗軍突至與敬遂北走通波塘
降於張士誠子女玉帛悉爲苗軍所有民亦持梃相逐
列孫等死者過半苗軍在松江一月焚劫淫掠死者填
塞街巷 常州豪民黃貴甫間道歸款張士德許爲內
應寇至不戢而城陷改常州路爲毘陵郡士德之圍常
州也萬戶府知事劉良以援兵不至命其子毅賫蠟書
浮江間道抵江浙行省求救毅未及還城已陷良獨不
屈闔門赴水死者十餘人 常遇春攻官軍於采石以
奇兵分其勢而以正兵與之合戰戰則出奇兵擣之縱
火焚其連艦大破之曼濟哈雅僅以身免自是扼江之

勢遂衰 三月辛巳朔朱元璋率諸軍取集慶自太平
水陸並進至江陵鎮攻破陳兆先營擒兆先盡降其衆
得兵三萬六千人擇其驍勇五百人置麾下五百人多
疑懼不自安元璋覺其意是日令入宿衛環榻而寢悉
屏舊人于外獨留馮國用一人侍卧榻傍元璋解甲安
寢達旦疑懼者始安 壬午徐壽輝復寇襄陽 癸未
臺臣言係官牧馬草地俱爲權豪所占今後除規用總
管府見種外餘盡取勘令大司農召募耕墾歲收租課
以資國用從之 丁亥以今秋出師詔和買馬六萬匹
先是集慶嘗有警湖廣平章勒呼穆將苗軍來援事

平還鎮揚州而勒呼穆御軍無紀律苗蠻素獷悍日事
殺擄莫能治俄而苗軍殺勒呼穆以叛集慶之援遂絕
人心震恐倉無積蓄計未知所出民乃願爲兵以自守
行臺御史大夫福壽因下令民多貲者皆助糧餉激厲
士卒爲完守計朝廷知其勞勲賞賚之至是太平兵大
集馮國用率五百人先登陷陳敗官軍于蔣山直抵城
下諸軍拔柵爭進遂圍之福壽督兵出戰多敗于是盡
閉諸城門獨開東門以通出入而兵力實不能支庚寅
城破福壽猶督兵巷戰兵潰乃獨據胡牀坐鳳凰臺下
指麾左右更欲拒戰或勸之去叱之曰吾爲國家重臣

國存則生國破則死尙安往哉達魯噶齊達尼達斯見其獨坐若有所爲者從問所決因雷弗去俄而亂兵四集福壽遂遇害達尼達斯亦死之又同時死者有治書侍御史賀方方晉寧人以文學名事聞贈福壽江浙行省左丞相追封衛國公諡忠肅 朱元璋之取集慶也克城之日曼濟哈雅走投張士誠水寨元帥康茂才等各率衆降凡得軍民五十餘萬元璋入城召官吏父老諭之曰元失其政所在紛擾生民塗炭吾率衆至此爲民除害耳汝等各守舊業無懷疑懼賢人君子有能相從立功者吾禮用之舊政有不便者吾除之于是城中

軍民皆喜悅更相慶慰嘉福壽之忠爲棺衾以禮葬之
改集慶路爲應天府置天興建康翼統軍大元帥府以
廖永安爲統軍元帥命趙忠爲興國翼元帥以守太平
得儒士夏煜孫炎楊憲等十餘人皆錄用之 癸巳張
士誠自高郵徙居隆平宮服御器用皆擬乘輿改至正
十六年爲天祐三年國號大周歷曰明時自稱周王設
學士員開宏文館以陰陽術人李行素爲丞相弟士德
爲平章蔣輝爲右丞潘元明爲左丞史文炳同知樞密
院事其郡州縣正官郡稱太守州稱通守縣仍曰尹同
知稱府丞知事曰從事餘則損益而已士誠以吳民多

艱牧字者非才悉選而更張之自令丞簿尉以及錄事
錄判同日命十有一人各賜衣馬粟鈔有差 初孫搆
奉使抵高郵士誠不迎詔既入城拘搆于它室欲降之
搆詬斥不絕及士誠徙平江搆與士誠部將張茂先謀
遣人約鎮南王剋日進兵復高郵語泄遂遇害 丙申

倪文俊陷常德路總兵官溫都喇遁 丁酉立行樞密

于杭州命江浙行省左丞相達實特穆爾兼知行樞密
院事節制諸軍省院等官竝聽調遣凡賞功罰罪招降
討逆許以便宜行事 是日建康兵取鎮江路朱元璋
既定集慶欲發兵取鎮江慮諸將不戢士卒爲民患遂

召諸將數常縱軍士之過欲置之法李善長營救乃免
于是命徐達爲大將軍率諸將浮江東下戒之曰吾自
起兵未嘗妄殺今爾等當體吾心戒戢士卒城下之日
毋焚掠殺戮有犯令者處以軍法縱者罰無赦達等頓
首受命進兵攻鎮江翌日克之苗軍元帥鄂勒哲出走
守將段武平章定定戰死達等自仁和門入號令嚴肅
城中晏然遂分兵徇金壇丹陽下之改鎮江路爲江淮
府命徐達湯和爲統軍元帥鎮守其地 戊申方國珍
復降以爲海道漕運萬戶其兄國璋爲衢州路總管並
兼防禦海道事 是月有兩日相盪 夏四月辛亥以

中書平章政事綽斯戩爲左丞相 壬子張士誠將趙

打虎陷湖州

攷異士誠陷湖州元史本紀與松江常州並繫是年之二月今從徐氏後編 改

湖州路爲吳興郡 是月帝如上都 張士誠將史文

炳率兵自泖湖入古浦塘破澱湖柵苗軍一矢不發夜

中遁去松江遂陷士誠卽令文炳鎮松江 五月丙申

倪文俊陷澧州路 乙巳賊寇辰州守將和尚以鄉兵

擊敗之 六月乙卯建康兵取廣德路改爲廣興府以

鄧愈守之 壬申建康降人陳保二誘執詹李二將降

于張士誠保二常州奔牛埧人聚衆以黃帕首號黃包

頭軍鎮江旣下遂降于建康至是復叛 乙亥朱元璋

遣儒士楊憲通好于張士誠書略曰近聞足下兵由通
州遂有吳郡咎隗器據天水以稱雄今足下據姑蘇以
自王吾深爲足下喜吾與足下東西境也睦鄰守國保
境息民古人所貴吾深慕焉自今以後通使往來毋惑
于交構之言以生邊釁士誠得書以比已于隗器不悅
畱憲不遣 是月彰德李實如黃瓜先是童謠云李生
黃瓜民皆無家 雷州地大震 楊鄂勒哲以數萬眾
屯嘉興先鋒呂才以七千眾屯王江涇商旅不行軍容
甚盛張士德遂不敢取道嘉興乃自平望烏墩直搗杭
州江浙丞相達實特穆爾恃鄂勒哲兵強漫不爲備寇

至城遂陷達實特穆爾遁平章政事遵達實哩戰死居
民黃仲起妻朱氏及妾馮氏仲起弟妻蔡氏俱自縊死
達實特穆爾遁入富陽鄂勒哲乃以苗軍及官軍分爲
三路蔣英從大麻塘棲董旺從硤石長安身率劉震朱
誠從海鹽黃灣而進呂才呂昇屯守嘉興士德知鄂勒
哲分路而來遂應接不暇一敗于阜亭再敗于謝村三
敗于央城巷賊水從德清陸從海鹽遁去遂復杭州達
實特穆爾乃還

攷異元史順帝紀及明太祖實錄皆不言陷杭之將爲士德今據輟耕錄樂郊

私語補入

董搏霄勦平北沙廟灣沙浦等砦尋進兵泗州

不利賊乘勝東下斷官軍糧道乃回軍屯北沙糧且絕

與賊死戰凡七晝夜賊敗走奪賊船七十餘乃得渡津
係泗州時方暑雨水溢諸營皆避去而搏霄獨守孤
城賊環繞數十里攻之搏霄坐城上遣偏將以騎士由
西門突出賊後約白旗一麾卽還旣而旗動騎士還步
率自城中出夾擊之賊大敗然賊若猶阻西行之路乃
結陳而往翼以奇兵轉戰數十合軍始得至海寧 初
禮部尙書致仕婺源汪澤民寓居宣州時賊數來犯江
東廉訪使道通雅重澤民日就之詢守禦計城得無虞
至是長槍軍索諾木巴勒等叛來寇城或勸澤民去澤
民曰我雖無官守故受國厚恩臨危憂死非臣子節畱

不去凡戰鬪籌畫多澤民參決之累敗賊兵旣而賊益
根城陷澤民爲所執使之降大罵不屈遂遇害事聞贈
江浙行省左丞追封譙郡公諡文節澤民宋端明殿學
士藻之七世孫也 秋七月己卯朔建康諸將奉朱元

璋爲吳國公以御史臺爲府置江南行中書省元璋兼

總省事置官屬以韓林兒自稱宋後遙奉之文移除授

悉以龍鳳紀年攻異明太祖初起本不借韓林兒之力

未嘗稟命於林兒林兒亦置之不問蓋力不足制之聊

以示羈縻而已明人于遙奉林兒之事多諱而不言後

之辨證者多引葉子奇草木子及方孝孺所撰越國公

舊本爲龍鳳紀年之證然於林兒之授元璋以平章仍

無所據也徐氏後編于是年大書曰宋置江南等處行
中書省治應天府以左副元帥朱元璋爲江南行省平

章政事得承制封拜時龍鳳二年也徐氏此條失之誣
矣豈有毫無確據以意度之遽以元璋之平章由于林
兒所授哉今從明史本紀書之以後稱
元璋爲吳國公用通鑑稱沛公例也是月秦從龍應

聘而至從龍洛陽人初仕爲校官累遷江南行臺侍御
史會兵亂避居鎮江吳國公命徐達訪之達下鎮江得
從龍還報吳國公喜卽命朱文正以白金文綺往聘之
旣至親至龍江迎之以入居從龍于西華門外事無大
小皆與之謀從龍盡言無隱每以筆書漆簡問答甚密
左右無知之者吳國公呼爲先生而不名 渤海楊乘
嘗爲江浙行省左右司員外郎坐事免官寓居松江士
誡遣其黨張經往招之乘日與客痛飲無一言客問盜

行乎乘曰乘以小吏致身顯官有死而已尙何行之有
經促其行愈急乘命其子具牲醴告祖禰迨暮起行後
圖顧西日晴好慨然曰人生晚節如是足矣夜分乃整
衣冠自縊死 張士誠以舟師攻鎮江吳統軍元帥徐
達等禦之吳國公使諭達曰張士誠起負販譎詐多端
今來寇鎮江是其交已變當速出兵攻毘陵先機進取
沮其詐謀達乃帥師攻常州進薄其壘且請益師于是
復遣兵三萬往助之達軍城西北湯和軍城北張彪軍
城東南士誠遣數萬眾來援達乃去城十八里設伏以
待之仍命總管王均用率鐵騎爲奇兵達親督師與戰

于龍潭鋒既交均用以鐵騎橫衝其陳陳亂士誠兵退走遇伏遂大敗 八月己酉朔張士誠將江通海降于吳 丙辰奉元路判官王淵等以義兵復商州 庚午吳國公以諸將虐取陳係二貲致叛且攻常州久不下命自元帥徐達以下皆降一官以書責之曰虐降致叛老師無功此吾所以責將軍其勉思補過否則罰無赦 是日倪文俊陷衡州路元帥甄崇福戰死 甲戌彗見于張色青白指西南長尺餘至十二月戊午始滅 是月帝至上都 黃河決山東大水 張士誠將史文炳以水師數萬攻嘉興楊鄂勒哲以大軍四伏使小

舟數百十艘餌之賊檣艣蔽天排江而下追至杉青東西岸多積葦以待適南風大作岸上舉火賊舟焚燎至四十里不止死者甚眾遂捨舟登陸進逼城下戰于冬瓜堰大破之斬首萬七千級俘者數千張士信以伏水遁還然鄂勒哲因肆掠人貨財婦女部曲驕橫民間謠曰死不怨秦州張生不謝寶慶楊 九月戊寅朔吳國公如江淮府入城先謁孔子廟遣儒士告諭鄉邑勸耕桑築城開塹命總管徐忠置金山水寨以遏南北寇兵遂還尋改江淮府爲鎮江府 庚辰汝穎賊李武崔德等破潼關參知政事舒穆魯杰戰死 壬午豫王喇特

納實哩同知樞密院事定珠引兵復潼關河南平章伯
嘉努以兵守之 丙申潼關復陷伯嘉努兵潰豫王復
以兵取之李武崔德敗走 戊戌賊陷陝州及虢州

詔以太尉納琳復爲江南行臺御史大夫遷行臺治紹
興 賊旣陷陝虢斷殺函之路勢欲趨秦晉知樞密院
事達實巴圖爾方節制河南軍調兵部尙書察罕特穆
爾與李思齊往攻之察罕特穆爾卽鼓行而西夜拔殺
陵立柵交口陝州城阻山帶河險且固而賊轉南山粟
給食以堅守攻之猝不可拔察罕特穆爾乃焚馬矢營
中如炊煙狀以疑賊而夜提兵拔靈寶城旣拔賊始覺

不敢動卽渡河陷平陸掠安邑蹂晉南鄙察罕特穆爾
追襲之蹙之以鐵騎賊回扼下陽津赴水死者甚眾相
持數月賊勢窮皆潰以功陞僉河北行樞密院事 冬
十月丁未大名路有星如火從東南流芒尾如曳簪墮
地有聲火燄蓬勃久之乃息化爲石青黑色光瑩形如
狗頭其斷處如新割者有司以聞太史驗視云天狗也
命藏子庫 戊申張士誠以兵敗于常州遣其下孫君
壽奉書至建康請和言旣納保二又拘楊憲遣兵來逼
咎實自貽願與講和以解困厄歲輸糧二十萬石黃金
五百兩白金二百斤以爲犒軍之費吳國公復書云爾

既知過歸使餽糧卽當班師不墮前好且曰大丈夫舉事當赤心相示浮言夸辭吾甚厭之士誠得書不報

鎮南王退駐淮安趙君用自泗州來寇乙丑城陷淮東

廉訪使褚布哈死之鎮南王被執踰月不屈與其妻皆

赴水死攷異鎮南之死元史祇云寇陷淮安而不記爲何寇實錄辨證云據王逢詩序則爲趙君用君

用以丙申冬陷淮安以丁酉冬據淮稱王其失淮奔蓋都當在戊亥間耳後編從之今仍其舊初布哈

爲副使與判官劉甲扞禦淮安甲守韓信城勢相掎角

布哈尋上章劾總兵者逗撓之罪朝廷錄其功陞廉訪

使甲有智勇與賊戰輒勝賊憚之號曰劉鐵頭布哈頗

賴之總兵者怒其劾已乃易甲別將擊賊欲以困布哈

甲去韓信城陷賊因掘塹圍淮安芻餉路絕元帥吳德
琇運米萬斛入河爲賊所掠攻圍日急總兵者屯下邳
按兵不出遣使十九輩告急皆不應城中餓死者仆道
上卽取啗之草木魚鳥韡皮弓筋皆盡撒屋爲薪人多
露處坊陌生荆棘力旣盡城陷布哈猶據西門力鬪中
傷見執爲賊所擣次子伴格冒刃護之亦見殺布哈隰
州石樓人守淮安五年殆數十百戰精忠大節人比之
張巡贈翰林學士承旨追封衛國公諡忠肅先是同僉
淮南行樞密院事董搏霄建議于朝曰淮安爲南北襟
喉江淮要衝其地一失兩淮皆未易保援救淮安誠爲

急務今日之計莫若于黃河上下瀕淮海之地及南自
沐陽北抵沂莒贛榆諸州縣布連珠營每三十里設一
總砦就二十里中又設一小砦使烽埃相望而巡邏往
來遇賊則并力野戰無事則屯種而食然後進有援退
有守此善戰者所以常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也又
言海寧一境不通舟楫軍糧惟可陸運而凡瀕淮海之
地人民屢經盜賊宜加存撫權令軍人搬運其陸運之
方每人行十步三十六人可行一里三百六十人可行
一十里三千六百人可行一百里每人負米四斗以夾
布囊盛之用印封識人不息肩米不著地排列成行日

行五百回計路二十八里輕行一十四里重行一十四里日可運米二百石每運給米一升可供二萬人此百里一日運糧之術也又言江淮多流移之人并安東海寧沐陽贛榆等州縣俱廢其壯者已盡爲兵老幼無所依歸者宜置軍民防禦司擇軍官才堪牧守者使居其職而籍其民以屯故地練兵積穀且耕且戰內全山東完固之邦外捍淮海出沒之寇而後恢復可圖也時不能用淮安卒陷于賊十一月張士誠將誘降吳兵七千人因挾之以攻徐達湯和壘壬午達勒兵與戰常遇春廖永安胡大海內外夾擊大破之擒其將張德餘軍

奔入城士誠復遣其將呂珍馳入常州督兵拒守達復
進師圍之 丁亥流星大如酒杯色青白尾迹約長五
尺餘光明燭地起自東北東南行沒于近濁有聲如雷
劉福通遣將分略河南山東河北京師大震 是月
河南陷廉訪副使諧普遁徙河南廉訪司于沂州又于
沂州置分樞密院以兵馬指揮使司隸之 江浙行省
平章政事布延特穆爾卒于池州布延特穆爾持身廉
介人不敢干以私其將兵所過不受餽遺宴犒民不知
有兵性至孝幼養于叔父阿珠事之如親父常乘花馬
時稱爲花馬平章 十二月庚申河南行省平章達實

巴圖爾大破劉福通兵于太康先是朝廷遣托歡來督兵達寶巴圖爾父子親與劉福通敵自巳至酉大戰數合達寶巴圖爾墜馬博囉特穆爾扶令上馬先還自持弓矢連發以斃追者夜三更步回營中巳而率大軍進逼陳畱攻取夾河劉福通寨是日次高柴店距太康三十里夜二鼓賊五百餘騎來劫以有備亟遁火而追之比曉督陳力戰自寅至巳四門皆陷壯士緣城入其郭斬首數萬擒偽將軍張敏孫韓等九人殺偽丞相王羅二人太康悉平遣博囉特穆爾告捷京師帝賜勞內殿王其先臣二世拜河南行省左丞相仍兼知樞密院事

守禦汴梁弟識里穆雲南行省左丞子博囉特穆爾四
川行省左丞將校僚屬賞爵有差 是月倪文俊陷岳
州路殺威順王子岱特穆爾 湖廣參政額森特穆爾
與左江義兵萬戶鄧祖勝合兵復衡州 寧國路長槍
元帥謝國璽寇吳廣興府元帥鄧愈擊敗之擒其總管
武世榮獲兵千餘人 是歲詔沿海州縣爲賊所殘掠
者免田租三年 河南行省左丞相台哈布哈駐軍南
陽嵩汝等州叛民皆降軍勢大振 陝西行臺監察御
史李尙綱上關中形勢急論凡十有二事 命大司農
司屯種雄霸二州以給京師號京糧以浙西被陷海運

不通故也 義兵元帥方家努以所部軍屯杭城之北
關鈞結同黨相煽爲惡劫掠財貨白晝殺人民以爲患
江浙行省平章慶圖言于丞相達實特穆爾曰我師無
律何以克敵必斬方家努乃可出師達實特穆爾遂與
慶圖入其軍斬首以徇民大悅旣而苗軍帥楊鄂勒哲
進右丞以功自驕因求取慶圖女慶圖初不許時苗軍
勢盛達實特穆爾方倚以爲重強爲主婚慶圖不得已
以女與之 廣西苗軍五苗從元帥阿爾斯藍舊名阿
思蘭今
改沿江下抵廬州淮東都元帥余闕移文謂苗蠻不當
使之窺中國詔阿爾斯藍還軍苗軍有暴于境者卽收

殺之凜凜莫敢犯時羣盜環布四外闕居其中左提右挈屹爲江淮一保障論功拜江淮行省參政仍守安慶通道于江右商旅四集池州趙普勝率眾攻城連戰三日敗去未幾又至相拒二旬始退懷寧縣達嚕噶齊伯嘉努戰死普勝本巢湖水軍降於徐壽輝驍勇善用雙刀號爲雙刀趙云

至正十七年春正月朔日有食之 己丑杭州降黑雨河池水皆黑 辛卯命山東分省團結義兵每州添設判官一員每縣添設主簿一員專率義兵以事守禦仍命各路達嚕噶齊提調聽宣慰使司節制 二月丙午

朔吳國公遣將耿炳文劉成自廣德趣長興張士誠將
趙打虎以兵三千迎戰敗之追至城西門打虎走湖州
戊申克長興獲戰船三百餘艘擒士誠守將李福安達
賈曼等義兵萬戶蔣毅率所部二百人降 壬子賊犯
七盤藍田命察罕特穆爾以軍會達爾瑪齊爾守陝州
潼關哈喇布哈由潼關抵陝州會豫王喇特納實哩及
定珠等同進討 癸丑以征河南許亳大康嵩汝大捷
詔赦天下 戊辰知樞密院事托克托復邳州調客省
使薩爾達溫等攻黃河南岸賊大破之 壬申劉福通
遣其黨毛貴陷膠州簽樞密院托歡死之 甲戌倪文

俊陷陝州 是月李武崔德等破商州攻武關遂直趨
長安分掠同華諸州三輔震恐時豫王唃特納實哩及
省院官皆洵懼計無所出行臺治書侍御史王思誠曰
察罕特穆爾之名賊素畏之宜遣使求援此上策也守
將恐其軋已論久不決思誠曰吾兵弱旦夕失守咎將
安歸乃遺書察罕特穆爾曰河南陝西兩省互爲唇齒
陝西危則河南豈能獨安察罕特穆爾得書大喜遂提
輕兵五千與李思齊偕道來援入潼關與賊遇戰輒勝
殺獲以億萬計賊餘黨皆散潰走南山入興元詔授察
罕特穆爾陝西行省左丞李思齊四川行省左丞 詔

以高寶爲四川行省參知政事將兵取中興路不克倪
文俊遂破鞏關 三月乙亥義兵萬戶賽甫鼎阿密
勒鼎叛據泉州 庚辰毛貴陷萊州守臣山東宣慰副
使釋嘉納死之 壬午吳將徐達等克常州初常州兵
雖少而糧頗多故堅拒不下及誘叛軍入城軍眾糧少
不能自存達等攻之益急呂珍宵遁遂克之改常州路
爲常州府達又與常遇春桑世傑率兵徇馬歇沙克之
甲午毛貴陷益都路益王邁努遁丁酉陷濱州自是
山東都邑皆陷以江淮行樞密院副使董搏霄爲山東
宣慰使從布蘭奚擊之旣而中書省臣言山東殷陽益

都相次而沒濟南日危宜選將練卒信賞必罰爲保燕
趙計以衛京師不報 監察御史張禎上疏陳十禍以
輕大臣解權綱事安逸杜言路離人心濫刑獄六者爲
根本之禍以不慎調度不資羣策不明賞罰不擇將帥
四者爲征伐之禍所言多剴切其事安逸不明賞罰二
條尤中時弊大略謂陛下因循自安不豫防慮今海內
不寧天道變常民情難保正當修實德以答天意推至
誠以回人心凡土木之勞聲色之樂宴安酖毒之惑皆
宜痛絕勇改而陛下乃泰然處之若承平無事時此事
安逸所以爲根本之禍者也又自四方有警調兵六年

初無紀律又失激勸之宜將帥飾敗爲功指虛爲實大小相謾內外相依其性情不一而激功求賞則同是以有覆兵之將殘兵之將貪婪之將怯懦之將曾無懲戒所經之處雞犬一空貨財罄盡而面諛游說者反以克復受賞今克復之地悉爲荒墟河南提封三千餘里郡縣歲輸錢穀數百萬計而今所存者封邱延津登封偃師三四縣而已兩淮之北大河之南所在蕭條如此而望軍旅不乏餽餉不竭使天雨粟地湧金朝夕存亡且不能保況以地力有限之費而供將師無窮之欲哉陛下事佛求福飯僧消禍以天壽節而禁屠宰皆虛名也

今天下兵起殺人不知其數陛下泰然不理而曰吾將以是求福福何自而至乎穎上之兵視其所向駸駸可畏不至于亾吾社稷燼吾國家不已此則不明賞罰所以爲征伐之禍者也疏奏不省旣而執政惡其訐直出爲山南廉訪簽事 前海南海北宣慰使王英益都人也性剛果有大節膂力絕人襲父職爲莒州翼千戶父子皆善用雙刀人號之曰刀王初漳州盜起詔江西行省右丞雅克特穆爾討之時英已致仕平章巴薩里謂僚佐曰是雖鼠竊狗偷非刀王行不可其人雖投老可以義激乃使人迎致之英曰國家有事吾雖老其可坐

視乎據鞍橫槊精神飛動馳赴其軍賊平英功居多及
蓋都陷英時年九十有六謂其子宏曰我世受國恩今
老矣縱不能事戎馬以報天子何忍食異姓之粟以求
生乎水漿不入口者數日而卒毛貴聞之使具棺衾葬
之 大司農呂思誠卒諡忠肅思誠氣宇凝定不爲勢
利所屈三爲祭酒一法許衡之舊受教者後多爲名士
夏四月丙午監察御史五十九言今京師周圍雖設
二十四營軍卒疲弱素不訓練誠爲虛設倘有不測良
可寒心宜速選擇驍勇精銳衛護大駕鎮守京師實當
今奠安根本固堅人心之急務況武備莫重于兵而養

兵莫先于倉今朝廷撥降鈔錠措置農具命總兵官于河南克復州郡且耕且戰甚合寓兵于農之意爲今之計宜權命總兵官于軍官內選能撫字軍民者授以路府州縣之職要使農事有成軍民得所則擾民之害益除而匱乏之憂亦釋矣帝嘉納之 乙卯毛貴陷莒州

辛酉達實巴圖爾加太尉四川行左丞相 漢中道

廉訪司劾陝西行省左丞蕭嘉努遇賊逃竄失陷所守郡邑詔正其罪 丁卯吳國公兵取寧國路先是徐達常遇春率兵略寧國長槍元帥謝國璽棄城走守臣拜布哈楊仲英等閉城拒守城小而堅攻之久不下遇春

中流矢裏創而戰吳國公乃親往督師命造飛車前編竹爲重蔽數道竝進攻之仲英等不能支開門請降百戶朱文貴殺妻妾自刎死擒其元帥朱亮祖屬縣相繼下亮祖六合人初爲義兵元帥太平克來降尋叛去數敗吳兵諸將莫能當至是縛亮祖以獻吳國公曰今何如亮祖曰是非得已生則盡力死則死耳吳國公壯而釋之 是月帝如上都 五月乙亥朔張士誠遣其左丞潘原明元帥嚴再興犯長興屯上新橋吳守將耿炳文出師擊敗之原明等遁去 命樞密院事布蘭奚進兵討山東 戊寅平章政事齊拉袞特穆爾復武安州

等三十餘城 已卯吳兵攻秦興張士誠遣兵來援元帥徐大興張斌擊敗之擒其將楊文德等遂克秦興

丙申中書左丞相綽斯戩進爲右丞相召遼陽行省左丞相秦費音爲中書左丞相 詔天下免民今歲稅糧

之半 銅陵縣尹羅德萬戶程輝降于吳常遇春率師駐銅陵池州路總管陶起祖亦來降具言城中兵勢寡

弱可取之狀遇春遂謀取池州是日遣興國翼分院判官趙忠元帥王敬祖等攻其青陽縣趙普勝出兵拒敵

敬祖以數十騎衝其陳陳亂乘勢疾擊遂破之克其縣

吳樞密院判俞通海以舟師略太湖馬蹟山降張士

誠將鈕津等遂趨東洞庭山士誠將呂珍率兵禦之諸將倉卒欲退通海曰彼眾我寡退則情見彼益集其眾邀諸險以擊我何以當之不如與之戰于是身先士卒矢中右目下通海不爲動徐令勁者被已甲立船上督戰呂珍不得利乃引去 六月甲辰朔以實勒們爲中書分省右丞守濟寧 丙辰監察御史托克托穆爾言去歲河南之賊窺伺河北惟河南與山東互相策應爲害尤大宜令中書省就台哈布哈達實特穆爾阿嚕三處軍馬內擇其精銳以守河北進可以制河南之侵退可以攻山東之寇庶幾無虞從之 己未以徹爾特穆

爾其都爾蘇竝爲御史大夫 庚申吳國公遣長春府
分院判官趙繼祖元帥郭天祿鎮撫吳良略江陰州張
士誠兵據秦望山以拒敵繼祖引兵攻之會大風雨士
誠兵奔潰繼祖據其山是日進攻州之西門克其城命
良守之先是士誠北有淮海南有浙西長興江陰二邑
皆其要害長興據太湖口陸丞廣德諸郡江陰枕大江
扼姑蘇通州濟渡之處得長興則士誠步騎不敢出廣
德窺宣歙得江陰則士誠舟師不敢沂大江上金焦至
是悉歸於吳士誠侵軼路絕 壬申御史大夫特哩特
穆爾劾陝西知行樞密院事額森特穆爾罷之令居于

草地。癸酉溫州路樂清江中龍起颶風作有火光如
毬。是月劉福通犯汴梁其兵分三道關先生破頭潘
馮長舅沙劉二王士誠入晉冀由朔方攻上都白不信
大刀敖李喜喜趨關中毛貴自山東趨大都其勢復大
振。

續資治通鑑卷一百十三